

任弼时 与陈琼英

李 韧
王聚英 著
任远志



党建读物出版社

任弼时 与陈琼英



李 韧
王聚英 著
任远志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弼时与陈琼英/李韧,王聚英,任远志著.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

ISBN 7-80098-682-9

I. 任… II. ①李…②王…③任… III. ①任弼
时—生平事迹②陈琼英—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949 号

责任编辑:文 明 封面设计:燕 童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万寿路西街甲 7 号 邮编:100036 电话:010-6821943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插页 4 页 185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098-682-9/D·557 定价:33.00 元

本社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电话:010-68278452)

序

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即使是在知识爆炸与物质繁荣的今天，抑或是美好的明天。

据此，让我们来忠诚地记述一段至今已延续整整百年并仍在延续的，关于爱和死的史实。

这史实——轰轰烈烈且缠缠绵绵；跌跌宕宕且悠悠远远；

.....

于是，在这史实面前，古往今来有关爱和死的宏论，似乎一瞬间都显得那么鲜活却又些许有点疏淡；贴切却又些许有些游移。

于是，面对这史实，我们能听到著名的诗人郭小川那非同寻常的激情讴歌——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

因为，这史实中的他和她，是一对属于那轰轰烈烈伟大革命时代的杰出者；因为，他和她尚在母体之中，便被双方长辈指腹

为婚，成为夫妻；因为，他是留洋欧洲的饱学之士，而她是从未进过一天学堂的女工；因为，他在“十里洋场”迎娶了他的乡下新娘，而她自打嫁给他那一天起，便也“嫁给了革命”；因为，他站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岗位上，而她则默默无闻地做了毕生的机要工作；

.....

一切只缘于他在迎娶她时曾许诺的誓言：“我们现在不正是在创造新生活吗？”于是，便有了这份伟大的爱！

他，是任弼时；她，是陈琼英。

当年，叶剑英元帅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写道：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1994年4月23日，江泽民同志在任弼时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指出：

“他这种坚韧不拔、甘于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被同志们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

如果说，任弼时作为英年早逝的第一位开国元勋，是中共党内著名的“骆驼”，那么，陈琼英便是那艰险旅途中时时伴随“沙漠之舟”的驼铃！

相对于雄浑壮阔的红色乐章，她那驼铃的音响似乎并不出众，但她却始终按照自己独有的韵律和节拍，震响在年复一年。

听——爱和死的主题，在驼铃声中震颤。

目录

序	1
---	---

第一章 永远的弼时	1
-----------	---



第二章 她嫁给了革命	15
------------	----

第三章 特殊的战场	61
-----------	----



第四章 非凡的岁月	122
-----------	-----

第五章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156



第六章 党的骆驼————185

第七章 驼铃如歌————213



附 参考书目————232

永远的弼时



1922年时的任弼时。

在中国,作为女人,一生最大的伤痛莫过于“少年丧母,中年丧夫,老来丧子”。

陈琼英,在革命征途上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既享受着胜利所带给她的欢悦,又承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

(一)

公元 1950 年 10 月 25 日,那是个让陈琼英刻骨铭心的日子。那天早晨的朝霞红得刺目,红得奇特,红得穿心,层层叠叠,滴洒在景山东街自家庭院的墙脊上,像血浆一般厚重。

她同往常一样,起得很早,在屋里院外忙了一阵之后,看看已经过了丈夫惯常起床的时间,便站在外屋,用夫妻间的称谓轻唤弼时的乳名:“二南,二南!”

异常发生了——

往日里听到妻子的呼唤总要答应一声的任弼时,此刻却没有一丝回应。

陈琼英的心一下子收紧了。她再次提高了嗓音呼唤。突然,从卧室内传出一声挣扎般的呻吟:“啊!”

陈琼英急速推门而入,立时被一幅从未见到过的景象死死钉在了原地。

任弼时——大张着嘴,仿佛想极力叫喊却又发不出任何声响;两臂极不自然地垂下;头颅沉重地顺着床沿缓缓滑落……

陈琼英猛扑上去,用瘦弱的身躯牢牢顶住丈夫的肢体。夫妻俩与那早在近旁窥测已久的病魔,展开了殊死的抗争。

工作人员赶了进来;医生赶了进来。

陈琼英被安置在一边。她想上前,她想插手,她想叫喊……

可是,此时的她已隐隐觉到,一切都是无望的了!

负责中央首长保健的傅连璋医生紧急赶往景山东街,以极快的速度组织抢救,同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任弼时同志今早 7



时发现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即半身不遂),失语,血压 230,脉搏 100,大汗,病情严重……

噩报传出,中央领导同志心急如焚,指令全力挽救!一时间,所有能够调集的医疗力量齐聚景山东街。

但任弼时的病情依然不可逆转地恶化着,关于任弼时病危的紧急报告频频送往中南海;

……

频频送往中南海的,还有弼时为之操劳而最终倒下的,关于朝鲜前线的战报。

不久以后,当陈琮英抑制着巨大悲痛重新坐在机要部门的办公桌前时,她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25 日拂晓,南朝鲜第 1 师先头部队,以坦克为先导,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进。7 时许,进到了志愿军第 120 师第 360 团阵地前。刚刚部署完毕、正在构筑工事的志愿军指战员们突然开火。南朝鲜第 1 师先头部队猝不及防,遭到一顿痛打后缩回云山。

……

是的,陈琮英知晓——

正是那志愿军在开进中于 10 月 25 日在云山东侧的玉女峰、两水洞及在温井所进行的战斗,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陈琮英心乱如麻——

病榻上,静卧着垂危的丈夫;身边,依偎着惊恐的儿女。

这是些怎样的儿女啊!每个人身上都满带着革命征战的印记——长征途中,草地营盘上降生的女儿远征;莫斯科出生便被留在异国,刚刚牵扯着父亲的衣襟回家未久,连中国话都不流利的女儿远芳;延安窑洞中出世的儿子远远……

还有,还有——襁褓之中便跟随母亲奔波,病亡在营救父亲



之路上的女儿苏明；继姐姐之后，又相继夭折在白色恐怖下的两个儿子；父亲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时尚不满半岁，寄养在当地老乡家继而失踪的儿子湘赣……又都在哪里啊？

匆匆从寄宿学校赶回的大女儿远志，悄悄站在了母亲身边，仿佛唯有她才是陈琼英的依靠。历经磨难的远志啊，此时此刻似乎比母亲还要坚强。她不能不坚强——

出生百天便因被叛徒出卖而随母亲押进龙华监狱；母亲远行长汀苏区前被送回老家，跟随奶奶相依为命艰难度日；15岁上才头一次见到父亲的面容，此后比弟妹更多地受到父亲的谆谆教诲和刻意磨练。

她不能不坚强——作为长女，尤其在家庭大难临头的时刻！

在远志的眼中，看到的是怎样的一幕啊——

毛泽东、周恩来……所有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接踵来到任弼时床前。

父亲半身瘫痪，失语无声；唯有一只尚能活动的手，频频向老战友摇动、轻握；

唯有一双尚能转动的眼睛，在向老战友传递深情的信息；

……

相对无言，相对无言。

很快地，任弼时进入了弥留之中，偶尔奋力睁大双眼，依恋地望着大家……

27日中午时分，又一阵汽车急促的轰鸣声响起——朱德总司令排开繁忙的抗美援朝战争组织工作，赶到了。已过花甲之年的朱德疾步奔进屋内，大声呼唤：

“弼时，弼时同志啊，我来啦，我来啦！我在这里……”

也就是在一瞬间，也就是在朱德刚刚走到床脚栏杆处，弥留多时的任弼时猛地睁开双眼，一下子坐了起来，向着总司令伸出了手！



朱德抢步上前，紧紧地抓住了这双手。~~紧接着，任弼时轰然倒下……~~

在老人们的口中，时常这样叨念：即将离开世间时，~~谁都有~~心中记挂的人。见不到这个人，谁都不会咽气的。

在痛苦地坚持了 50 多个小时之后，1950 年 10 月 27 日 12 时 36 分，任弼时那一颗为了中国革命事业坚强地跳动了 46 个春秋的赤心，在他的同志和亲人面前停止了跳动。

床边，他那相濡以沫的妻子陈琼英，已经看不到丈夫的面庞，听不到儿女的哭喊，甚至感知不到世间的一切。她那羸弱的身躯僵直着、颤抖着。在众多双泪眼凝视下，她分明是想探身再次去顶起丈夫——她的二南那渐渐冰冷的肢体，帮助他、帮助他站立起来！

但，倒下的却是她自己。尽管，她曾是一位众所周知的红军坚强女战士，甚至她会将那顶八角帽戴到永远乃至个人生命的终结，但此时此刻，她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一个 48 岁上便永远失去了丈夫的不幸的女人。

——她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人们无暇顾及。

千万个被悲痛撞击得近似麻木的大脑，只回旋着一个声音

噢，弼时远行了，“骆驼”远行了啊！



(二)

重击下的陈琼英苍老了,明显地苍老了。

一夜间——娇小变为嶙峋,玲珑变为羸弱,青丝变为华发,再也不是战友们眼中的“小麻雀”,再也不是儿女们眼中的慈母相……煎熬中,唯一尚坚持的,是与丈夫几十年相濡以沫中,二南把腕教给她的大字练习。这不用说、无须想的动作,帮她熬过即使是一名革命战士也需艰难承受的巨痛。

文化程度本不高的她,连日来所书写的,是一部古书上的诗句:猛然舍抛,银河渺渺谁架桥,墙高更比天际高。书难捎,梦空劳,情无了,出来路儿越迢遥。

.....

陈琼英默默地写着。在字里行间,她听说了——

27 日午后 4 时,毛泽东亲自吩咐有关人员即刻草拟弼时同志的讣告、简历、治丧委员会名单和悼词。

陈琼英默默地写着。在字里行间,她听说了——

中共中央已将弼时同志逝世这一不幸消息通报全党、全国;中共中央决定以最高的规格安排弼时同志的后事;

.....

1950 年 10 月 28 日——距任弼时发病仅仅 72 小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出——

《中共中央讣告——任弼时同志逝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讣告》。

《任弼时同志简历》。

中共中央讣告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悲痛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经过一年多的卧



病以后,在10月27日12时36分因脑出血逝世。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从1920年他在16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到46岁病故止,任弼时同志的30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建设和领导红二、四两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艰险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任弼时同志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任弼时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由于他对于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和全中国的爱国人民,为了补偿任弼时同志逝世所造成的损失,学习任弼时同志的榜样,团结一致,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人民祖国的国防,继续发展人民革命斗争和人民建设事业而奋斗。愿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和政治家任弼时同志永垂不朽!

.....

与此同时,整条景山东街都笼罩在哀痛之中。

一口棺材悄然抬进庭院。室内,终于明白最后时刻即将到来的陈琮英开口了:“远志,照顾好弟弟妹妹啊!告诉他们,爸爸是属于咱们的,更是属于全党全国的。一切要听从中央的安排,跟着伯伯、叔叔们走吧……”

说话间,几位特意被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请来的老北京杠房工人缓步走进室内,在陈琮英和孩子们的注视下,开始为任弼时穿戴起来——陈琮英亲手为丈夫准备的内衣;陈琮英亲手为丈夫展开的棉衣;陈琮英亲手为丈夫撑开的鞋袜;陈琮英亲手为丈夫抚平的呢帽;

.....



屋外，一辆辆轿车在萧瑟秋风中缓缓驶来，又在警卫战士的调整下沿街道两侧一路排去，井然有序，肃穆威严。悄然下车的人们，默默地走到任弼时住所大门口，静候着。没有寒暄，没有交谈，一切沉浸在铅一般沉重的无言中。

全党全国为任弼时送行的仪式开始了——

9时整，一辆黑色吉斯牌轿车驶来。车门开启，身穿灰色风衣、头戴灰色帽子的毛泽东缓慢地弯腰走下来。他，嘴角紧抿，神色凝重，低垂着头，径直走进大门。静候在两旁路边的各界代表和军乐队员们，目光紧随着领袖那哀伤的神态，仿佛个个都化作了雕像，一动不动。毛泽东走进庭院，一眼看到那口棺木，顿时加快了脚步，及至走到近前，却又一下子稳住身体，缓缓伸出右手，若有所思地抚摸着、抚摸着。

许久许久，毛泽东慢慢抬起头——像是在打量四周，像是在极目远眺，像是要尽力记住此情此景。

少顷，毛泽东将神态收回到现实中。他快步向屋门口走去，踏上台阶，又将魁伟的身体闪向一旁。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将任弼时的遗体小心翼翼地移出。后面，紧跟着陈琼英和无声哭泣的孩子们。

狭小的屋门显然无法通过这个绝无仅有的阵形。四人都不得不尽力侧过身子，小心翼翼地举步，仿佛生怕惊醒了睡梦中的弼时。

下台阶了。毛泽东移步伸手，帮助托起弼时的遗体，极力保持着平衡，一蹬又一蹬。

送葬的人们已按捺不住最后再看弼时同志一眼的急迫心情，密密地站满了一庭院。其中，有党政军各界代表，也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领导人。

人们啊——拥住弼时，拥住琼英，拥住孩子们……热泪滚，口中喃喃。所有言辞，似对任弼时，似对陈琼英，又似乎是在自语。



此刻，陈琮英被战友、亲人、同志们包围着、簇拥着，完全失去了行为意识，所能自恃把握的，只是依靠，依靠。

入殓了——

任弼时那仿佛熟睡般安详的遗体被轻轻托入棺内。那抹为人们所熟悉的胡须，依然乌黑整齐地翘在唇边。威严的他，慈祥的他，激烈的他，幽默的他……已然化作历史。而今所保留的，唯有一个从三湘大地走出的中年人——陈琮英的丈夫，实实在在的二南。

一面鲜红的党旗，在周恩来手中展开。刘少奇、朱德、彭真和周恩来各执一角，轻轻覆盖在任弼时的遗体上。

人们肃立，志哀。时间凝固了，景物凝固了……

流荡着的，自是——高天的风，心头的血，眼中的泪，

……

毛泽东轻轻挥挥手，起灵了——哀乐骤然响起，撕心裂肺，凄婉绵长。

深秋的风簌簌，一阵又一阵；深秋的叶飘飘，一片又一片。寒风枯叶中，送葬的人群在灵车后缓缓移动。整个景山东街沉浸在一派沉沉的呜咽之中。昏黄的太阳，早已爬上古亭台的飞檐斗角。但陈琮英却分明觉得，那朝霞并未散尽，依然是红得刺目，红得奇特，红得穿心，层层叠叠，滴洒得像血浆一般厚重。

队伍在街南口停下。工作人员将系在灵车车头两边长长的黄色绸带展开——中华民族最为古朴隆重的执绋送葬礼仪开始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立三、罗荣桓、刘伯承、张闻天、蔡畅、聂荣臻、吴玉章、滕代远、徐特立、薄一波、邓颖超、李维汉等依次分列两边，将黄绸带持起，在灵车前为任弼时引灵。

陈琮英昏昏的脑海里闪过一丝光亮——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为什么人送葬？似曾见到或曾听说过这样的礼仪？

哦，记起了！——1942年3月，张浩同志的葬礼上。毛泽东、朱德、陈云、贺龙、彭真、杨尚昆等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是



以这种执绋引灵的仪式为“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张浩送葬。当然，那两列中央领导的队伍里，也有弼时的身影。谁承想，第八个秋日到来之际，当年执绋的人儿今日均在，偏偏是弼时躺在了队伍后头。

不远处，毛泽东站立在街口，望着渐渐远去的送葬队伍，潸然泪下。

秘书慢慢走到近前，轻声提醒着：“主席，请回吧……”毛泽东依然凝神望着，许久，才扬手一声长叹：“唉！走吧，走吧！”不知是应答秘书，还是在告诉弼时。

任弼时的灵柩移至劳动人民文化宫。巍峨的太庙早已布置成宏大的灵堂。6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轮流执守在灵堂内，陪伴着敬爱的任弼时同志，度过人世间的最后两天。

10月28、29日，首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代表近5万人，络绎不绝地来到灵堂，向任弼时同志告别。

整整两天时间，陈琼英和孩子们被特别关照地安排在家中，以便参加最后的安葬仪式。

可是，丈夫没有了；父亲没有了！有的只是，他的房间，他的文件，他的衣物，他的药瓶……

这个家还能称之为家吗？母亲强压悲痛安慰着孩子们；孩子们拼命忍住泪水悉心关照着母亲。这个自有家以来仅仅才团聚了五个月的家庭，就此阴阳相隔乃至永远了啊！

10月30日，是陈琼英和孩子们与弼时最后诀别的日子。上午9时整，任弼时追悼大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前广场举行。追悼会由彭真主持。

刘少奇讲话，他说：“弼时同志从16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直至逝世那天止，在整整30年间，埋头工作，不计名誉、地位，不顾严重病情，以全部精力从事中国人民革命解放事业。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

